

非洲

風暴的根源

賈克·沃延斯著



非洲

——風暴的根源

賈克·沃迪斯著

陸 启，蒙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2年·北京

Jack Woddis
AFRICA
The Roots of Revolt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60

根据英国劳倫斯与韦沙特出版公司 1960 年英文版譯出

非 洲
——風暴的根源
賈克·沃迪斯著
陆 启 蒙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94 元

1962 年 3 月第一版 1962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張 9 · 字数 226,000

統一书号 3003 · 602

序 言

写作本书的念头是我在 1955 年初和阿布杜拉耶·迪亚洛的一次討論中引起的。当时，他是非洲著名的工会领导人之一，现在是几内亚共和国駐加納駐节部长兼全非人民大会秘书长。

在我們的談話过程中，他着重指出非洲人民今天已經不再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成是非洲的关键性問題了。

迪亚洛強調說，“今天占重要地位的、对非洲說来有意义的新問題，并不是我們的处境，而是我們为了改变它而正在做的事情。”

时隔五年，这些話已經变得更为有力，因为今天已經有了大約二十个独立的非洲国家^①，而且在所有的非洲地区，爭取独立、民主和結束殖民主义的群众运动正在迅速而广泛地展开。

是什么东西造成这种重大的变化呢？为什么非洲現在能够站起来？为什么殖民主义的壁垒在非洲爭取自由的怒吼面前正在开始崩溃呢？

正是为了回答这些問題以及在迪亚洛那些話的影响下，我最初想到的是要写一本书說明非洲人民为了消除其貧困和受压迫境遇正在做些什么。然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很快便認識到，对非洲人民如此急于摆脱的困苦处境本身有先加以描述和說明的必要；只有在研究了帝国主义以往六十年来对非洲人民做了些什么、在考察了影响到非洲人民反抗浪潮的是那些經濟和社会变化以后，我們才能了解現在席卷整个非洲大陆的大風暴的根源。

① 到 1961 年 12 月为止，非洲的独立国家已增至二十九个。——譯者

这样，我这一本著作就变成了两卷——现在出版的第一卷专门研究产生非洲風暴的根源；正在准备的第二卷将说明非洲人民的民族运动所面临的问题——包括他们独立以前的斗争阶段和他们为建立自己新的独立国家所作的努力。

在1960年(也是决定非洲命运的一年)这一年，全世界亿万人民比以前更加了解到殖民主义给非洲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特别使世界人民愤怒的是，在白殖民者所统治的一切非洲地区都如此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人们絕不应该忘记的是，种族歧视包含着一个远比歧视本身更为重要的目的——经济剥削的目的。

种族歧视的根源和果实就是利潤。

种族歧视是为那些靠利潤过活的人的利益服务的，因为它有助于维持一种劳动力特别低廉的制度，而廉价劳动力正是特高利潤率的基础。

在不准非洲人能像欧洲人一样进入同一个车厢，同一个旅社，同一部电梯或者同一家饭馆的后面，隐藏着整个殖民主义制度——这种制度掠夺非洲人的土地和产品，迫使他們过一种貧病交迫的生活，剥夺他們受教育和技術訓練的机会，不讓他們有可能做技術性工作，付給他們不足糊口的工資，把他們赶进貧民窟或者穷困的“保留地”，使他們无法获得社会保障，不容許他們具有可借以摆脱其駭人的社会和經濟处境的任何形式的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完整的工会权利)。所以，本书所最着重的一部分就是这类歧视形式(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們的話)。

我虽然沿襲了着重討論“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慣例，但絕不是贊同存在着两个沒有共同利益的非洲的观点。非洲大陸是一个整体，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事业关系到加納或者怯尼亚的人民，正如南非联邦非洲人民的事业得到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支持一样。撒哈拉沙漠已經不再被非洲人认为是一条分界綫，恰恰相反，正如恩克魯瑪所說，“今天，撒哈拉成了联結我們的桥梁。”

然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这一习用已久的名詞已經深深影响

目 录

序 言

非洲地图

第一章 “归还我們的土地!”	1
第二章 “我們反对人头稅制度”	46
第三章 “現在我們必須窃取他的四肢”	60
第四章 流浪的非洲人	79
第五章 非洲正在經歷一場革命嗎?	107
第六章 非洲人的劳动效率——神話与现实	148
第七章 “阿西納馬利”——“我們沒有錢”	181
第八章 非洲——富饒还是貧瘠?	209
第九章 非洲站起来了	244
致 謝	273
主要参考书目	274
統計表一覽	277

第一章

“归还我们的土地！”

非洲和西方的关系史就是一部掠夺史——掠夺非洲的人力、矿产及农业资源和土地的历史。尽管直接的奴隶制度已经不再存在，劳动力、资源和土地仍然是具有推动力的三个问题，为非洲的前途所作的斗争正是围绕它们而进行的。诚然，这一斗争的形式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但是，今天这种要求独立的目的实质上却是要取消外国对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控制。

非洲在过去二十年尽管发生了种种重大变化，但是，非洲经济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它的殖民地性质，这种经济的基础是为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利润而种植经济作物和开采矿藏。

因此，土地和土地所有权问题就成为非洲民族运动的试金石。事实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就是为抗议夺取土地而于1912年在南非成立的。

当时担任吉库犹中央协会^①总书记的乔莫·肯雅塔曾经在1932年说过：“非洲人现在需要的不是各种委员会，而是归还他们的土地。”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不仅是为肯尼亚发言，而且也代表着整个大陆的非洲人；因为直接征用或掠夺非洲的土地——官方使用的文雅字眼叫“转让”——是造成目前非洲贫困的一个基本原因。

① 吉库犹中央协会(Kikuyu Central Association)：1921年，肯尼亚的吉库犹人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当地居民利益，组织了“东非人协会”，该协会被禁止后便改用“吉库犹中央协会”的名义出现。1940年，“吉库犹中央协会”被宣布为非法。这一组织被解散后，肯雅塔在1944年又组织了“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译者

無論是在十九世紀末叶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激烈爭奪非洲的時期或者是在那個時期以後，土地掠奪都一直是主要目標。通過直接擄奪、征服、對酋長施加壓力、玩弄詭計、欺詐、毀棄保證和諾言，一句話，通過他們所能運用的一切手段，歐洲列強的代表們奪走了土地。而且，儘管黑利斷言“轉讓時期實際上已經結束”^①，這種做法在最近二十年中却始終沒有中斷——甚至在今天還在發生。

在南非聯邦^②，89%的土地已經從非洲人那里被奪走，或者為歐洲人保留下來。在南羅得西亞，這一比例為49%，斯威士蘭的比例數字也一樣。即使其他地區的百分比沒有這樣高（比屬剛果^③為9%，法尼亞為7%，尼亞薩蘭、加納和西南非洲為5%，北羅得西亞為3%^④），它們仍然意味着歐洲人每人平均所占的土地遠遠超過非洲人平均占有的土地。

更為重要的是，留給非洲人的土地都是最貧瘠的，而被歐洲人奪走的卻是最好的土地。欣登在談到北羅得西亞時指出，儘管這個國家幅員遼闊，“土地對非洲人說來已經變成了一種非常稀罕和寶貴的商品”^⑤。欣登認為，雖然單看土地畝數也許並不能證實上述論點，她着重指出“不精確的統計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非洲人所擁有的僅限於“貧瘠的土地”，惡劣的灌溉條件迫使他們不得不擁擠到具有水源的少數地區之內。此外，又加上“萃萃蠅廣泛分布，使得這個國家八分之五的地區實際上不能飼養牲畜，而且在人們當中傳染致命的嗜眠症……”。欣登指出，事實證明，這些巨大的困難對農業的豐富收成來說，“只能起災難性的作用”。

非洲其他地區的情形也是如此。非洲人不僅被掠奪了（並且是被驚人地掠奪了）土地，而且是被歐洲人奪走了最好的土地，因此，他

① 黑利斷言：“非洲概覽，1956年修訂本”，倫敦1957年版，第689頁。

② 1961年5月31日改稱南非共和國。——譯者

③ 比屬剛果已於1960年6月30日宣布獨立，稱“剛果共和國”。——譯者

④ 此處數字引自黑利，前引書，第687頁所列圖表。

⑤ 麗塔·欣登，“為非洲設想的計劃”，倫敦1941年版，第69—70頁。

們自己往往只有缺水的、半沙漠性的或者流行瘧疾的最劣等的的不毛之地以及傳染病盛行的沼澤地——在這種土地上，即使具有大量資本儲備並且能充分利用現代化機器和技術，也需要作出巨大努力才能使這種土地適于居住和化為良田。

例如，在怯尼亞，大約四千家白種人農戶壟斷了一萬六千五百平方哩的“白人高地”，據估計，這種高地占怯尼亞全部上等土地不下30%。正如英國議員斯通豪斯所指出^①，即使人們把在怯尼亞的所有歐洲商人和行政官吏都算入那些實際從事農業的歐洲人之內，那也表明只占怯尼亞全部人口1%的人——約六百萬人口中的六萬人——擁有30%的最好的土地。

在南羅得西亞也是如此。曾在南羅得西亞擔任土地開發局官員的肯·布朗寫道^②：“大部分土著住區都是貧瘠的土地，通常是比較瘦瘠的花崗岩沙地，這類土地用專門術語來說稱為‘三類地’；而歐洲人住區幾乎囊括了這一殖民地全部土壤肥沃的區域。”他接着說，在這個國家的許多地區，當一個歐洲人驅車從歐洲人住區進入“土著住區”的時候，他常常會為突然變化的景象所困惑：

“土壤類型的變化幾乎完全和邊界線的劃分相一致，而且是如此驚人地明顯。”^③

就連允許“土著購買土地的地區”，即被認為是在南羅得西亞為發展一個非洲“農民中產階級”而提供的適當地區，據布朗說^④，也常常是位於“貧瘠的花崗岩沙地或者甚至更為貧瘠的細沙石地的區域。其他的土地……則位於瘧疾流行的炎熱地區，那里的居民深為疾病所苦（特別是因為附近沒有醫院或診療所）。另外則……盡是一些崎

① 約翰·斯通豪斯：“被禁止的移民”（Stonehouse, John: Prohibited Immigrant），倫敦1960年版，第132頁。

② 肯·布朗：“南羅得西亞的土地”（Brown, Ken: Land in Southern Rhodesia），非洲事務局，倫敦1959年版，第5頁。

③ 同上，第6頁。

④ 同上，第23頁。

軀不平和多岩石的土地，以致在大部分地區內都不可能從事農業”。

萊斯在描述南羅得西亞這種從非洲人手里奪取最好的土地交給歐洲人的政策時寫道^①，“保留地委員會”建議的結果是把1920年以前的“保留地”減少六百萬英畝以上。而且，他着重指出，把非洲人現有的“保留地”奪走交給那里的歐洲人以後，換給他們的則是那些“遠離鐵路綫的低地區域內的土地，這是一種反映出不願把任何會為歐洲移民帶來利潤——特別是礦產財富——的土地置於‘保留地’內的政策”。

這還不是再明顯不過的掠奪行為嗎？

因此，非洲人在土地問題上的激烈情緒是可以理解的，而土地在所有非洲民族運動的綱領中都是一項主要政策問題。黑利在談到非洲人對掠奪其土地的歐洲列強表示的極大憤怒時寫道^②：

“這種情緒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不僅限於其土地因此而被掠奪的那些公社……不論非洲人在評價一個政府的性質時還可能考慮任何其他理由，大量土著居民的土地已經永遠轉到非土著居民手上這一事實總要影響他們對政府作出的任何評價。”

怯尼亞的情形尤其如此，土地在那里是中心問題。大量掠奪怯尼亞的土地是從帝國主義時代早期的二十世紀初葉開始的。在1901年，歐洲移民還只有十三個人——但是到1904年年底，他們大約已經占有二十二萬英畝土地。這以後，掠奪迅速地繼續下去。辛迪加、投機者和貴族們——全都獲得了他們的一份。東非辛迪加獲得三十二萬英畝，東非高地辛迪加有限公司獲得三十五萬英畝，格羅根森林租讓公司獲得二十萬英畝。後來成為白人移民首腦的德拉米爾勳爵獲得十萬英畝。從1905到1914年，怯尼亞的非洲人被奪取了將近四百四十萬英畝土地。掠奪就這樣繼續下去，直到正如諾曼·利斯博士所說的“怯尼亞將近一半的可耕地”都落入歐洲人手中。

1939年，根據英國樞密院的一項法令，著名的怯尼亞高地——

① 科林·萊斯：“歐洲人在南羅得西亞的政治”，倫敦1959年版，第9—10頁。

② 黑利，前引書，第686頁。

这是怯尼亚山下一块总面积約为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哩的富饒肥沃的高原——被保留下来只供歐洲人占用。就这样，这些属于全非洲最富饒土地之列的“白人高地”被撥給了两千个歐洲移民和他們的家庭，而大約四百万非洲人却不得不耕种劣等的土地。

因此，非洲人对剝夺自己土地的那些人极端敌視，并且拼命想保住他們所能保有的任何土地，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通篇“东非皇家委员会的报告”^①里，我們到处都能看出这种就連干燥无味的官样文章也不能完全掩盖住的非洲人的感情。

“那些占有土地的人担心他們可能失去土地或者土地被剝夺而得不到适当补偿，或者沒有机会再购进其他土地。那些沒有土地的人担心他們将永远无法获得土地。”^②

皇家委员会不得不承认：

“……‘皇家土地’和‘公共土地’的概念把正当的土地慣例持有者在法律上貶低到听凭国家处置的占有人地位，特别是由于国家的权力总是被用来把土地交給非非洲人，或者被用来实現在非洲人看来是符合非非洲人利益的目的，尽管有旨在使他們安心的各种政策声明和复杂的行政机构，这些概念已經使非洲人对他的土地持有权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覺。”^③（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是，“各种政策声明和复杂的行政机构”怎么能使非洲人“安心”呢？恰恰相反，他的全部經驗告訴他，他完全有理由对这类保证表示担心。当每次采取新步驟剝夺他的土地时，官方总要发表声明，說这样做全是为他本身的利益着想。在划定“保留地”时，人們对他說，这是为了“保护非洲人的土地免于进一步受歐洲人侵犯”。在夺走非洲人的土地作为“皇家土地”时，人們又对非洲人說，这是一項阻

① “东非皇家委员会 1953—1955 年报告”，英国政府致議會文件第 9475 号，英王文稿处，倫敦 1955 年版。

② 同上，第 51 頁。

③ 同上，第 349 頁。

止欧洲人“无控制地”占据土地的措施，此后，政府就要控制这种占地行为。非洲人已经注意到，“保护”他们的每一项措施都意味着进一步夺取他们的土地。

例如，被禁止的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乔舒亚·恩科莫曾经要人们注意 1931 和 1941 年的“南罗得西亚土地分配法”，他指出，这些法律“表面上是为了保护仍由非洲人控制的土地而通过的”，其实却是被用来“驱散非洲居民、使他们陷于贫困并且让移民（指白人移民，下同。——译者）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①。

1959 年 5 月 25 日，副主教乔治·麦克劳德博士在他对苏格兰教会大会的发言中指出，根据“土地分配法，给非洲人留下了六万三千平方哩，而欧洲人却得到了七万五千平方哩。（在南罗得西亚，非洲人有二百二十九万人，而欧洲人只有十七万八千人）。麦克劳德还指出：“迄至目前为止，已经有八万非洲人根据这项法令迁移，而且在土地分配完成以前还要迁移出九万人。”^②

1951 年的“土地经营法”对非洲人民产生同样灾难性的影响。根据这项法令，每户最高限度的可耕地被削减到八英亩——而且都是最贫瘠的土地。在这项法令公布以前，每个非洲人都有权在“保留地”居住，并且在得到酋长准许后耕种那里的土地。现在，由于“土地经营法”的规定，这种权利已被剥夺。布朗写道^③：“政府希望土地持有者的人数减少而占有的土地较多，这样一来，再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就会逐渐迫使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离开‘保留地’，到都市地区或者欧洲人的农场上找寻生路。”布朗估计，“在他们出生的土地上，有五十万以上的土著非洲居民实际上将不会有居住权（肯定更不会有获

① 乔舒亚·恩科莫：“特权的考验：南罗得西亚”（Nkomo, Joshua: The Crucible of Privilege: Southern Rhodesia），“南非”（Africa South）杂志，1959 年 7—9 月，第 4 期，第 59 页。

② “东非和罗得西亚”（East Africa and Rhodesia），1959 年 5 月 28 日，第 1131 页。

③ 肯·布朗：前引书，第 20 页。

得土地的保证)!”

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声称，已经有“一百万以上的人被宣布没有土地”^①。据说，南罗得西亚总理埃德加·怀特赫德曾经表示^②，在大约二百五十万非洲人当中，只有三十万零七千人有可能在非洲人住区占有土地。

农民的贫困化——一个目标

关于掠夺非洲土地的问题，这里不准备详加叙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著作，就连帝国主义的辩护人也无法否认发生的事实，尽管他们可能力图把这些事实说成是合理的。然而，重要的是要研究发生这种土地掠夺的原因，考察这种行为为什么今天还在继续，甚至有所扩大，以及它对非洲人民产生了什么后果。

当然，这种掠夺行为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简单地为了原始积累——为地下蕴藏的矿产和地上可能生长的农作物而掠夺土地。这样说自然不错，但这只是答案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只要调查一下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尼亚萨等地欧洲人土地的利用情况，就会看到为欧洲人保留的土地事实上只有很小一部分被他们利用。

这种显然难以理解的现象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1938年关于北罗得西亚的皮姆报告^③会发现：

“……在土著居民全部被驱走的广大地区，几乎无人居住……例如，三分之一的恩多拉地区、五分之二的姆库希地区以及其它像布罗肯山这类地区的大片土地，实际上都是无人区。铁路线两侧作为皇家土地保留下来的二千三百万英亩土地中，转让出去的只有二百万英亩，这还包括用于采矿目的的七万六

① “南罗得西亚自由日声明”(Southern Rhodesia Freedom Day Statement)，南罗得西亚非洲人国民大会伦敦办事处1959年9月12日发表于伦敦。

② 1958年11月在布拉瓦约的演说，转引自上述“南罗得西亚自由日声明”。

③ “北罗得西亚财政与经济情况调查委员会报告”，英国殖民部文件第145号，1938年。(皮姆报告)

千英亩在內。欧洲人耕种的土地大約为七万英亩，从事农业的人数只有二百六十人。”

在亚伯康恩地区，有五百五十万英亩土地被辟为欧洲人的居留地，可是皮姆委员会发现：实际上轉让出去的只有十万英亩，而其中由欧洲人耕种的仅五百英亩。

就是在今天，以欧洲人在北罗得西亚占有的四百五十万英亩土地來說，实际耕种的也不过占 5 %。南罗得西亚的情形也是一样；1957 年，在白人移民占有的四千八百万英亩土地中，已耕种的仅一百一十多万英亩^①（为欧洲人实际保留的土地总面积約为五千二百万英亩，但其中約有四百万英亩被辟为狩猎場所）。怯尼亚也显示了同样的情况。在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哩的“白人高地”中，白人移民实际耕种的土地仅有 6 %。

造成这种情况以及在非洲絕大部分地区大批夺取土地的原因有二：其一是防止非洲农民成为欧洲农户或种植园主的竞争者；其二是使非洲农民贫困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让大多数成年男子不得不到矿山或农場上为欧洲人做工。因此，官方政策的基础便是：不仅要使欧洲人发财致富，而且还要有意識地使非洲人贫困。

欧洲人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防止非洲人在农业方面的竞争。当我们記住官方所說的非洲农民“落后”和“效率不高”这句话时，他們采取的办法看来就显得更是不擇手段。实际上，正如許多評論家已經揭露的，事实证明这种效率不高的农民正是欧洲移民。尽管他們拥有最好的土地，他們还是不得不需要政府經常給予補貼和幫助，需要政府对非洲人的农业实行各种限制并且采取各种有利于欧洲籍农户的歧视措施，以“保护”他們免遭非洲人的竞争。

^① 肯·布朗写道：“在欧洲人住区存在着土地过多的現象，許多欧洲籍农户在他們的数千英亩土地上只要利用和开发少量土地就能生活得很好，而他們也正是这样做的。”（見“南罗得西亚的土地”一书，第 24 頁）。他評論道，在大部分“保留地”，“只有六英亩或八英亩沙地的人們可以亲眼看到，就在他們自己的‘保留地’边界以外，成千上万英亩屬於欧洲籍农户的土地大部分都沒有开发，常常是根本就没有被利用”。

如果已經修建起铁路，欧洲人便煞費苦心地使那些和铁路綫毗邻的地区都包括在他們占有的土地之內；如果要修建新铁路，也以同样方式为欧洲人的利益着想。就接近主要公路和市場这方面而論，情况也是如此。总之，欧洲籍农户得到了一切有利条件。

皮姆委员会指出，北罗得西亚“保留地”委员会已經規定土著居民“保留地”应“位于远离铁路綫的区域”，尽管他們知道这“会被认为不符合于欧洲人和土著居民經濟机会平等的原則”。不用說，所謂“机会平等”除去用来裝飾門面以外，从来也沒有被認真考虑过。

在运输設備和价格方面，情况也都是如此；受照顾的全是欧洲移民。根据 1935 年的北罗得西亚玉蜀黍管制条例，1936 年向欧洲种植者收购的每袋玉蜀黍定价为七先令九便士，而非洲农民仅能得到五至六先令^①。同一項玉蜀黍管制条例还把非洲人在玉蜀黍国内市場上所占的份額限制为四分之一，而让其余的四分之三都由几百个欧洲人农场掌握。

罗得西亚非洲事务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份出版物談到南罗得西亚时說^②，欧洲生产者在 1957 年收获的玉蜀黍每袋获得四十先令，而非洲生产者仅获得二十七先令。

然而，尽管欧洲人具有这許多有利条件，欣登在 1941 年写到北罗得西亚时还是能这样說：“众所公认，欧洲人經營的农业失败了。”^③而且，这还是在“欧洲人已經为自己的繁荣在法律上妥善地安排了使其农业获得成功所需的一切合法条件”^④以后发生的。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南罗得西亚。布朗写道：“用不着多加考察就可以看出，欧洲人在南罗得西亚經營的农业肯定屬於世界上效率最

① 皮姆报告，第 228 頁。

② “南罗得西亚非洲人的进步”(The Progress of Africans in Southern Rhodesia)，罗得西亚非洲事务研究所，布拉瓦約 1959 年版，第 22—23 頁。

③ 欣登：前引书，第 45 頁。

④ 同上，第 48 頁。

⑤ 肯·布朗：前引书，第 24 頁。

低的一类。”^⑤

怯尼亚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斯·阿罗諾維奇和克·阿罗諾維奇^⑥相当詳尽地闡述了这种情况：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間，尽管政府給予大量援助，欧洲人在怯尼亚經營的农业仍然不断遭到失敗。和別处一样，这里的“移民所主要关心的也一直是避免非洲人的竞争”。^⑦

例如，就在怯尼亚种植咖啡的問題來說，两位阿罗諾維奇說明了^⑧如何限制非洲人种植咖啡的情形，其办法部分是提高執照費，部分是限制种植面积^⑨；而当这种限制于1939年被取消以后，又采取了只准非洲人在一定地区內种植咖啡的办法，特别是种植名貴的阿拉伯咖啡。他們指出，欧洲人害怕“非洲人的生产增加不仅会威胁他們的市場，而且会减少自‘保留地’流入的劳动力”。

劳动力流动的這一問題使我們正好接触到了欧洲人在非洲采取的土地政策一个基本方面的核心。一句話，就欧洲人在非洲的土地政策來說，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证欧洲人的矿山和农場能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当十九世紀末叶在南非发现黄金和钻石以及铁路开始使整个大陆能与外界接触时，欧洲資本便日益增多地流入，特别是流入南非，而欧洲移民也接踵而至。列宁曾經闡明大量資本輸往非洲这类地区的原因是，“在这些落后的国家里，利潤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資本少，地价比較低。工資低，原料也便宜”^⑩。这些话对土地价格极低的非洲來說，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为适用。但是为了获得这种高额利潤，欧洲的公司和农場主需要廉价的非洲劳动力。然而，要获得这种劳动力却不是那么容易。以往的奴隶劳动曾經使非洲的經濟、

⑤ 斯·阿罗諾維奇和克·阿罗諾維奇：“怯尼亚的危机”（Aaronovitch, S. and K.: Crisis in Kenya). 倫敦1947年版，第六章。

⑦ 同上，第83頁。

⑧ 同上，第86頁。

⑨ 对非洲人种植西沙尔麻和除虫菊也有类似限制。

⑩ 列宁：“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見“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譯者）